

/// 读本好书

用光影延伸对写实时代的关怀

——读《电影的口音：贾樟柯谈贾樟柯》

电影的口音

× 贾樟柯谈贾樟柯

(京)白睿文 著

■刘敬

日常混迹于诸多影视评论交流群，我意外发现，天下的影迷千千万，贾樟柯“贾科长”的忠粉竟若春草葳蕤处处生，而一片青碧向远中，我也瞥见了自己尘埃般的身影。无论是贾樟柯执导的“故乡三部曲”《小武》《站台》《任逍遥》，还是转型之作《三峡好人》，抑或是颇具争议的《天注定》等，透过镜头，我们总能感受到浓烈漫卷的乡愁、社会变革的阵痛、边缘人群的酸涩、底层百姓的悲欢……然而，终究是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。如今，镜头掉转，这一边，贾樟柯从容“入镜”；那一边，哥伦比亚大学中国现代文学和电影博士、现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(UCLA)教授兼中国研究

中心主任的白睿文成功“执导”，以面对面访谈的形式编写推出《电影的口音：贾樟柯谈贾樟柯》一书，把我等观众变成了读者，以期对贾樟柯的电影人生进行一次较为全面的梳理与总结，并真诚探寻一代电影导演的艺术成长之路。

“贾导演是真导演！”拥趸们的肺腑之言似乎有点儿绕，也有点儿逗，但重要的是，细一思量，委实不虚。作家王小波曾怀念一只特立独行的猪，因为“除了这只猪，还没见过谁敢于如此无视对生活的设置。相反，我倒见过很多想要设置别人生活的人，还有对被设置的生活安之若素的人。”实际上，文如其人，王小波自己就是个特立独行的人，在喜爱他的读者心里，这种特立独行的品质尤为难能可贵。而作为中国第六代导演的领军人物，贾樟柯一路从山西汾阳小城走向世界影坛，能为亿万观众所亲睹、所关注、所感慨、所折服，同样源于他的“不走寻常路”。他的作品，“自20世纪末端逶迤铺陈，以一个连续的轨迹，穿行过21世纪最初的20年。自‘独立电影’的倔强、青涩与才名到崛起的中国电影业巨无霸中的平行坐标原点。”文化学者戴锦华的概括可谓一语中的。

白睿文在书中说，在贾樟柯所有的电影里都可以看到对

写实时代的关怀。出生于1970年的贾樟柯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多元的电影世界，但其从汾阳走向世界的背后，又有多少鲜为人知的波折、无奈、酸楚与隐痛？缘何他的镜头里总是闪烁着、晃荡着、旋转着那些抹不掉、忘不了、赶不走的山河故人与乡情民风？而为什么偏偏又是那些落后的、枯燥的、卑微的迷惘、抗争与煎熬，竟让人到中年，尤其是与贾樟柯年龄相仿、经历相似的我等一代观众，每每鼻酸心痛口难言？试问，当小武(《小武》之主角)这个惯偷被顺路办事的警察随手拷在了街头电杆的拉线上，往来的行人如蚁而聚，百无聊赖地看着，笑着，指点着，屏幕前的你我，是否也成了鲁迅笔下“哀其不幸，怒其不争”的漠然看客？试问，当《站台》中的崔明亮爬上车播放《站台》这首歌：“长长的站台/漫长的等待/长长的列车/载着我短暂的爱……”那经典旋律中飞扬的无限失落与无尽迷茫，是否在你的心上深深刻下了旷古的悲壮？反正待天色向晚，那昏暗的银幕上四面高山逶迤的夜在貌似温柔中散溢着沉重与阴郁，然后崔明亮一个人点燃篝火，随之大提琴声幽然响起，低沉地诉说着青春的忧伤、生命的焦灼时，我在一瞬间，蓦然惊觉出了自己的泪流满面……著名影评人韩浩月曾言：“某种程度上，贾樟柯与他的电影是一

面镜子，通过这面镜子，影迷们可以更加清楚地观察到一代人的过往。”没错，观众易找，知音难觅。没有知音，自然无法成就其作品的传奇。

美国诗人弗罗斯特在《未选择的路》中写道：“一片树林里分出两条路，而我选了人迹更少的一条，从此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。”《电影的口音：贾樟柯谈贾樟柯》全书随着访谈的深入，话题渐次从“汾阳光阴”过渡到“光影故乡”，再构建“废墟世界”呈现“社会正义”，直至“重回江湖”，最后总结“光影之道”……我们不难发现，贾樟柯亦是选了人迹更少的一条道路，那些在时代的车轮下彷徨与挣扎、哭笑难随心的小武、崔明亮、韩三明们，恰是岁月无法删除的兄弟姐妹、乡邻玩伴、同学故交的光影再现——“电影就是把我们所经历过的，把我们普通人的生活细节留下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艺术。”贾樟柯在书中动情地强调，“在我的电影中，我不喜欢英雄，也从来没有兴趣去拍偶像。”换言之，小镇青年、流浪艺人、煤矿工人等社会小人物的登台，既见证了那个飞速发展的时代，亦承受了命运无可把握的颠沛流转。而在“对话的形态间，交错的目光里，汾阳的故事从来都是中国故事，也是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故事。”贾樟柯的童年时光、成长经历、创作发端、拍摄历程、电影理念，以及在各个创作

时期对电影的探索与思考，对社会、现实的关注与自省等，通过访谈一一得到回溯，并清晰重现。

“其实每个电影作者的风格跟味道转化成语言就是你的‘口音’。一个关键的问题是：你的电影中有没有你的口音？”贾导的声音应该不大吧，可掩卷之际，依旧有蓦然在耳之感。也正因为独一无二的“口音”，其电影美学才让越来越多的观众乍见之下即欣然相拥，并从此陷溺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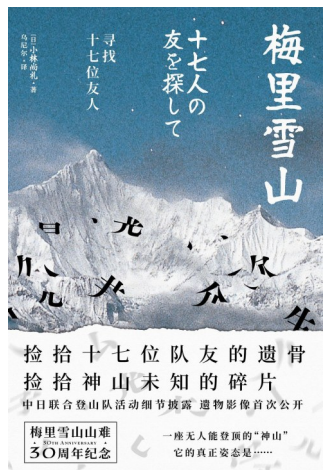
/// 新书速递

书名：《梅里雪山：

寻找十七位友人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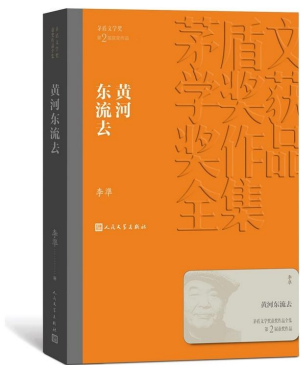
作者：(日)小林尚礼

简介：1991年1月，云南梅里雪山发生了震惊世界的登山事故，中日友好联合登山队十七名队员遭遇雪崩，全部遇难。这是人类登山史上的第二大灾难。在一百多年的现代登山史上，梅里雪山也成为人类唯一无法登顶的山峰。事故发生后，中日双方进行了多方搜索。搜索队伍中一位名叫小林尚礼的日本登山队员，更在之后的二十多年里，为了让山难队友们的亡灵回到亲人身边，一再深入梅里雪山搜寻，并已成功找到了十六具遗体。《梅里雪山：寻找十七位友人》，就是小林尚礼多年艰辛搜寻的记录。本书以纪录片式平实而细腻的文字，壮美与温柔兼具的影像，记录了令人心碎的恐怖山难，艰辛的搜寻，梅里雪山的神秘风貌，山脚下人们的朴素生活，三次转山之旅和当地生活的变化。在跨越多年的搜寻中，他从傲慢的外来登山者，逐渐转变成神山守护者、一位自然主题的摄影师和作家。而雪山之残酷与神圣、自然对其心灵和生活的荡涤，也同样荡涤每一个热爱雪山、热爱自然的灵魂。



挺直永不屈服的民族脊梁

——读李準《黄河东流去》



■李庆林

作家李準创作的长篇小说《黄河东流去》是一部根植于我内心的好作品，甚至带给我最初的文学启蒙。在提倡阅读红色经典的当下，我认为广大读者更应细读这部作品，无论从了解中国共产党艰苦卓绝的奋斗史角度，还是深刻领悟中国农民坚强不屈的可贵品质层面，《黄河东流去》的感人叙述，都颇为详实地再现和还原了那段曲折、壮阔的历史。

李準于1978年写完了《黄河东流去》的上部，后又经深思，于1984年完成了下部。小说从1938年蒋介石命令国民

党军队炸开河南郑州花园口，黄河决堤，致使一千多万人受灾、上百万人遇难，写到七年后抗战胜利，黄泛区幸存的难民重新回乡……故事结构庞杂、逻辑清晰、感人至深。

当时蒋介石的借口是“以水代兵”阻挡日军进攻的步伐，为保武汉一带不受侵略。然而事实是不久后武汉即遭沦陷，大量黄泛区难民由东向西奔逃着。更令人揪心的是，难民几乎都是只会种地的农民，他们流离失所、妻离子散、家破人亡的同时，不得不面临逃到城市中极难生存的境况。不仅如此，接二连三的涝灾、旱灾、蝗灾，既惨绝人寰，又史无前例，吞噬着他们的生活。

《黄河东流去》主要写了黄泛区赤杨岗七个家庭的逃亡与流变过程，同时穿插叙述了共产党人领导的新四军的担当精神和斗争精神。蓝五与雪梅的

爱情悲剧，生存能力极强并甘愿舍身为人的李麦大婶，善良淳朴机智勇敢的海天亮，坚守道德底线不向生活屈服的梁晴，实诚耿直又性格偏执的春义……小说情节曲折，人物形象丰满，语言朴实有力，极富张力地描绘出一幅河南难民的流亡生存图。

花园口决堤后，养育八方的黄河变成了致使上千万人无家可归的“祸水”。面对黄河之殇，我们从小说里看到了当时底层农民的顽强和求生智慧，感受到了中国农民不屈的脊梁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日本侵略者投降后，共产党人将土地归还给了这些农民，让他们“耕者有其田”。乡亲们经历七年流亡重归故里，辛勤劳作重建家园，并在之后的解放战争中，推着独轮车向前线运粮送物，强有力地支援解放军打下新中国！

我非常认同小说中李麦大

婶的一句话：“怕什么？我要了半辈子饭，什么都不怕，有人就会有一切！”中国农民乃至全体中国人都应该像她说的一样，永远挺直腰杆，彰显我们永不屈服的民族脊梁和顽强抗争的精神！

小说中蓝五与雪梅的爱情悲剧，令人痛心疾首，但新四军排长海天亮与梁晴之间的动人爱情，则令人涌出感动的泪水，不乏温暖和力量；徐秋斋老人用智慧帮助老乡们一次次摆脱困境，令人赞叹和钦佩；李麦大婶总是在最危难之时挺身而出，充分显示出中国劳动妇女的勇敢品质和担当精神……通过作家李準的生动描写，我们仿佛置身于1938年的黄泛区，同难民们一道经历痛苦磨难和生死拼搏。有了这样的体验和感受，我们才真正懂得了今天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，真正明白了民族精神的伟大及深刻内涵。